

几多回望 几多期待

——本报老总故事

难忘的岁月

■蔡声遂



准印证。这期间,我们完成了报刊营业登记和广告许可证和登记,成为温州市第一家准许创办的县级报刊。

组织临时班子,抽调管理、采编、发行人员。我作为宣传部分管宣传的副部长,除继续做好分管的工作外,作为报社总编的身份主持报社工作。宣传部办公室主任陈志良同志负责报社的行政后勤工作。3月19日开始,我们抽调第一批人员朱友好、唐方后、夏海豹、陈宗圣等,接下来又抽调了马邦城、洪善新俩同志。后来为了加强采编的领导,市委报道组副组长管陶同志被市委调来报社负责采编工作。这样,就形成了我为总编,管陶、志良同志为副总编的领导构架。采编由友好、邦城、海豹、海燕、小波等同志组成,发行由唐方后同志负责,办公室、收发由善新同志负责。这就是创刊前报社的全部人马。

组织发行队伍,做好征订工作。这项工作,应该说当时我们是有优势的,因为1993年温州日报自办发行,而温州日报的发行队伍是宣传部建立起来的,正好又是我分管的。我们就利用这一优势,由温州日报发行员兼任瑞安报发行员。在创刊前,我们召开了全市瑞安报征订大会,经过近一个月的大会战,创办当年《瑞安报》的征订份数就达17000份。

建立职能部门。报社刚筹建,人员也不多。开始时,职能部室仅设办公室、编辑部、广告发行部。内部管理制度也比较简单。那时,大家从各个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岗位聚集在一起,都是新闻战线的新兵,没有骄傲的资本,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大家废寝忘食,挑灯夜战,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氛围。

深情回望

难忘的五年

从1993年7月1日瑞安报创刊到1998年5月调离报社,我在报社工作了五年,这五年,是瑞安报同仁边学边干,逐步适应的五年,也是瑞安报白手起家,从小到大,走了一条开拓奋进,充满生机的创业发展之路的五年。

五年间,报社办公地址三易其地,从借用市府老干部活动中心3个办公室,到租用仓前街弄堂内之间华侨户的三层楼房,再到1995年迁至万松西路164-167号三间五层民房。1998年初时,终于把报社现办公大楼建设用地确定下来。

五年间,《瑞安报》从周一报发展到周四报,发行量从17000份增加到32000份,报社经济效益从空白到1998年实现广告收入近180万元。

五年间,报社的工作人员从最初的10来个人,发展到30多人,一批批年轻、优秀新闻人才不断进来,为报社采编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报社的发行队伍也由《温州日报》代发发展成为自办发行。

抚今追昔,我任总编期间,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回想起来总感到自己无论是理论、修养,业务水平,还是管理能力,离总编岗位的要求还是相差很远的,加上当时的重点工作,还在宣传部,分管着宣传,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好在报社的同仁们很理解我的难处。当时进报社的同志素质很高,一个个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严格考核进来的,每个同志都能任劳任怨、敢于负责、敢于创新,因此,那五年,报社进步很快,瑞安报在温州地区第一个且是唯一一家被省新闻出版局评为省优秀报刊。通过在瑞安报的实践、锻炼和个人努力,最初进来的一批同志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长江后浪推前浪。喜看今日之瑞安日报,事业越来越兴旺,队伍越来越强大,办报质量越来越高,作为一个曾经在瑞安报工作过的老同志,我真是感到由衷的高兴。衷心祝愿瑞安日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瑞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回忆几件事

■陈思义



我新近出了一本书《曾为总编》,回忆在瑞安日报社的一些事。

说来话长。十年前《瑞安日报》十周年庆,报社的同事热切地说你老总编写一篇纪念文章吧。于是我写了一篇《曾为总编》,被发在十年报庆专刊上。就是这个,我想无不顺势把在报社几年的某些有意思的事,记录下来,附上报社同事的文章,编成一本书呢?

也就是十年前,我建了两个文件夹,名为“写”的文件夹,是我的回忆文章,名为“录”的文件夹,是我的报社同事的文章。应了“老年人往回看,青年人往前看”的古话,退居二线了,也该是往后看的时候了。后来电脑坏过一次,书稿还在。到电脑换代了,书稿被拷下来放在新机上。一下子十年过去了,书稿还睡在电脑里,还是没有丢了。今年的一天突然想起这事,打开电脑里的文件夹,重新把书稿“写”了一次,就编成了一本书。

十年后重新来“写”,容易多了,因为去年不小心跌断了一条小骨,一跌把我跌进了老人行列。还是应了“老年人往回看”那句古话,如今再作回忆就水到渠成了。我在《后记》里说,《瑞安日报》已走过二十个年头,其间我在报社近四年,却留下弥足珍贵的人生轨迹,我因此引以为豪。《曾为总编》的字里行间就有这种自豪感 and 幸福感,读者也会看出一种显扬和自信。卸任已十一年了,春来春去,《瑞安日报》还记得我吗?我对《瑞安日报》显然至今梦萦魂牵。

许多东西当你失去了就觉得珍贵了,比如青春,比如健康。不少事情过去了你才有所醒悟,比如读书的年头觉得读书苦,当走出校门进入社会,那大大小小的事情,拉拉扯扯的关系,才使你醒悟到原来读书的时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再比如上辈健在的时候你也无所谓,关照得多的是下辈,所谓“上孝下”,而一旦上辈都走了,你成了最大的一辈的时候你才醒悟,老得“抖抖动”甚至小便失禁甚至老年痴呆的上辈,对我们是多么重要。上辈在,才有孝的机会。上辈在,我们不言老。上辈是青春的参照物,参照物没了,我们会突然有一天感到一阵凉:我也老了。

人老了容易回忆,去年今日,人面桃花。今天我书房外的栀子花很香,

想当年和一群报社的青年人下乡,也是这么的阳光,前面还扛一面瑞安报社青年记者的旗,路上见到水稻、温郁金、索面、野菜,就一一说给青年人听,自己也年轻了。回来写了一篇《青春做伴好下乡》,青春:春光明媚的日子,乃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意。人说这是一篇好文章,无非是说情真真意切切。

又想起王步宙,想起黄则强,想起阿维热,想起张增清,想起张曼新,想起毛晓宇,想起采访与报道过的人。最难忘采访王步宙,几位记者是坐“突突突”拖拉机去的,王步宙用的粉笔头和百宝箱,那一堆来不及盖到屋面上的瓦,家里的屋顶还在漏水,他累倒在教台上。一场场王步宙事迹报告会,我看女同志无不流泪,男同志大概也有十之一二流泪。男人有泪不轻弹,女人多泪为哪般?就是因为一些很“微”的东西太感人了。

又想起“2.24”空难报道,到现场看了,对生命的敬畏刻骨铭心。一连两天把消息排到报纸上又被通知撤下来的事一直记着,晚上八九点钟了,撤下了空难报道,报纸又不能开天窗,只得找东西补上去。忙碌了一天的同事显然有看法,那也无可奈何。空难发生在瑞安,发一个简短的消息为什么不可以呢?

又想起到北京,在报社的唯一一次省外出差是和北京上司说,办好瑞安报并未加重农民负担,给瑞安报全国刊号是顺乎潮流的事。说了一连串的数字,说了一个个的例子,我的温州普通话那天说得特别溜。

又想起设计师关于瑞安日报大楼的设计,征求我的意见。记得设计师是位美女,她问:什么设计风格?我答:像报社就是。她问:高度?我答:比旁边的市府大楼矮1厘米。美女设计师会心地笑了。

又想起我和管陶、陈志良,三个总编,都是书生,都是船快靠埠、车即到站的人,工作上可用一句话来评价:不用扬鞭自奋蹄。

《曾为总编》就说了这些有意思的事。书印出来,我就把书放在报社三楼的走廊上,你觉得想翻一翻,就去拿一本。书被拿光了,我会非常有幸福感。

